

中国古典文化精华

徐霞客游记

◆〔明〕徐宏祖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刘德来
封面设计：陈 非



ISBN 7-5387-1596-7



9 787538 715965 >

ISBN 7-5387-1596-7/1 · 1530

全套定价：450.00元

本册定价：10.00 元

中国古典文化精华

徐霞客游记

(上)

[明]徐宏祖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化精华

徐霞客游记

(下)

[明]徐宏祖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徐霞客游记/(明)徐宏祖著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01.10

(中国古典文化精华/吴兆基,武春华主编)

ISBN 7-5387-1596-7

I. 徐… II. 徐… III. ①游记—中国—明代②历史地
理—中国—明代 IV. K928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8671 号

徐霞客游记

作 者:徐宏祖

责任编辑:刘德来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5638648)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北京昌平环球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3400 千字

印 张:445 印张

版 次:2001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5000 册

书 号:ISBN 7-5387-1596-7/I·1530

定 价:450.00 元(全套)

前 言

徐弘祖,字振之,号霞客,明朝南直隶江阴(今江苏江阴)人。生于明万历十四年(公元 1586 年),卒于崇祯十四年(公元 1641 年)。

徐霞客出身于一个富足的家庭,当时的明王朝已日薄西山,农民起义风起云涌。年轻的徐霞客也曾想顺应世俗,通过科举而取得高官厚禄。但在应试失败之后,徐霞客决心摆脱名利的束缚,将注意力投向自己所感兴趣的事业。他在研习地理、历史典籍中,发现了很多的疑点。为了“问奇于名山大川”,他于 22 岁开始了出游。在以后 30 多年的时间里,徐霞客东渡普陀,北历京冀,南涉闽粤,西达陕西,西南至云贵,其足迹遍山西、河北、陕西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湖北、贵州、云南等地。

《徐霞客游记》是徐霞客在旅行的间隙用日记体写成的。它详尽地记载了各地的山川、水流、风俗、人情,并涉及当地的矿业、手工业、边防等,是后人了解明朝社会后期状况的纪实性著作。《粤西游日记》、《黔游日记》、《滇游日记》等记述了我国西南地区广泛分布的岩溶地貌,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。

《徐霞客游记》不仅是一部地理学巨著,而且是一部文辞十分优美的游记。即使没有到过某地,只要读过《徐霞客游记》,你也会感觉身临其境,各种奇景一一展现在你的眼前。

编 者

2001 年 11 月

目 录

游天台山日记(浙江台州府)·····	(1)
游雁荡日记·····	(3)
游白岳日记(徽州府休宁县)·····	(5)
游黄山日记·····	(7)
游武夷山日记(建宁府崇安县)·····	(10)
游庐山日记·····	(13)
后游黄山日记·····	(16)
游九鲤湖日记(兴化府仙游县)·····	(18)
游嵩山日记(河南府登封县)·····	(21)
游太华山日记(西安府华阴县)·····	(24)
游太禾山日记(即武当山。湖广襄阳府均州)·····	(26)
闽游日记·····	(29)
后游闽日记·····	(32)
后游天台山日记·····	(36)
后游雁荡日记·····	(40)
游五台山日记(山西太原府五台县)·····	(44)
游恒山日记(山西大同府浑源县)·····	(47)
西南游日记一(浙江、江西)·····	(49)
西南游日记二(湖广)·····	(90)
西南游日记三(广西)·····	(143)
西南游日记四(广西)·····	(195)
西南游日记五(广西)·····	(244)
西南游日记六(广西)·····	(289)
西南游日记七(贵州)·····	(341)

西南游日记八(贵州)·····	(358)
记游太华山·····	(374)
记滇中花木·····	(376)
记游颜洞·····	(376)
西南游日记九(云南)·····	(377)
西南游日记十(云南)·····	(393)
西南游日记十一(云南)·····	(417)
西南游日记十二(云南)·····	(433)
西南游日记十三(云南)·····	(443)
西南游日记十四(云南)·····	(460)
西南游日记十五(云南)·····	(475)
西南游日记十六(云南)·····	(492)
西南游日记十七(云南)·····	(517)
西南游日记十八(云南)·····	(536)
西南游日记十九(云南)·····	(554)
西南游日记二十(云南)·····	(574)
西南游日记二十一(云南)·····	(590)
西南游日记二十二·····	(608)
盘江考·····	(620)
江源考·····	(623)

游天台山日记(浙江台州府)

癸丑之三月晦 自宁海出西门,云散日朗,人意山光,并有喜态。三十里至梁隍山。闻此地於菟夹道,月伤数十人,遂止宿焉。

四月初一日 早雨行十五里,路有歧,马首西向台山,天色渐霁。又十里,抵松门岭,山峻路滑,舍骑步行。自奉化来,虽越岭数重,皆循山麓,至此迂回临陟,俱在山脊。而雨后新晴,泉声山色,往复创变。翠丛中山鹃映发,令人扳历忘苦。又十五里,饭箸竹庵。山顶随处种麦。从箸竹岭南行,则向国清大路。适有国清僧云峰同饭,言此抵石梁,山险路长,行李不便,不若以轻装往,而重担向国清相待。余然之。令担夫随云峰往国清,余与莲舟上人就石梁道。行五里,过箸竹岭。岭旁多短松,老干屈曲,根叶苍秀,俱吾闽门盆中物也。又三十余里,抵弥陀庵。上下高岭,深山荒寂。恐藏虎,故草木俱焚去。泉轰风动,路绝旅人。庵在万山凹中,路荒且长,适当其半,可饭可宿。

初二日 饭后,雨始止。越潦拔岭,溪石渐幽。二十里,暮抵天封寺。卧念晨上峰顶,以朗霁为缘,连日晚霁,并无晓晴。及五更,梦中闻明星满天,喜不成寐。

初三日 晨起,果日光烨烨。决策上顶。数里至华顶庵。又三里,为太白堂。俱无可观。闻堂左下有黄经洞,乃从小径,二里,俯见一突石,颇觉秀蔚。至则一发僧结庵于前,恐风自洞来,以石甃塞之矣,大为叹惋。复上太白,循路登绝顶,荒草靡靡,山高风烈。草上结霜高寸许,而四山回映,琪花玉树,玲珑弥望。岭角山花盛开,顶上反不吐色,盖为高寒所勒耳。仍下华顶庵,过池边小桥,越三岭,溪回山合,木石森丽,一转一奇,殊嫌所望。二十里,过上方广,至石梁,礼佛昙花亭,不暇细观飞瀑。下至下方广,仰视石梁飞瀑,忽在天际。闻断桥、珠帘尤胜。僧言饭后行,犹及往返。遂由仙筏桥向山后越一岭,沿涧入八九里,水瀑从石门泻下,旋转三曲。上层为断桥,两石斜合,水碎迸石间,汇转入潭;中层两石对峙如门,水为门束,势甚怒;下层潭口颇阔,泻处如阙,水从凹中斜下。三级俱高数丈,各极神奇。但循级而下,为曲所遮,不能望尽。又里许,为珠帘水,水倾下处甚平阔,其势散缓,滔滔汨汨。余赤足跳草莽中,猱木缘崖,莲舟不能从。暝色四下,始返。停足仙筏桥,观

石梁卧虹，飞瀑喷雪，几不欲卧。

初四日 天山一碧如黛，不暇晨餐，即循仙筏上昙花亭。石梁即在亭外，梁阔尺余，长三丈，架两山凹间。两飞瀑从亭左来，至桥乃合流下坠，雷轰河隘，百丈不止。予从梁上行，下瞰深潭，毛骨俱悚。梁尽，即为大石所隔，不能达前山，乃返。过昙花，入上方广寺。循寺前溪，复至隔山大石上，坐观石梁。为下寺僧促饭，乃去。饭后，十五里，抵万年寺，登藏经阁。阁两重，有南北经两藏。寺前后多古杉，悉三人围。鹤巢于上，声嘹唳，传山谷间。是日，予欲向桐柏宫，觅琼台双阙，路多迷津，遂谋向国清。国清去万年四十里，中过龙王堂；每下一岭，予谓已在平地，及下数重，势犹未止。始悟华顶之高，去天非远！日暮，入国清，与云峰相见，如遇故知。与商探奇次第，云峰言：名胜无如两岩，虽远，可以骑行。先两岩而后桃源，抵桐柏，则翠壁、赤城可一览收矣。

初五日 有雨色，不顾。取寒、明两岩道，由寺向西门觅骑。骑至，雨亦至。五十里，至步头，雨止，骑去。二里，入山，峰萦水映，木秀石奇，意甚乐之。一溪从东阳来，势甚急，大若曹娥。四顾无筏，负奴背而涉，深过于膝，移渡一涧，几一时。三里，至明岩。明岩为寒山、拾得隐身地。两山回曲，《志》所谓八寸关也。入关，则四围峭壁如城。最后，洞深数丈，广容数百人。洞外，左有两岩，皆在半壁；右有石笋突耸，上齐石壁，相去一线，青松紫蕊，蓊苾于上，恰与左岩对，可称奇绝。出八寸关，复上一岩，亦左向。来时仰望如一隙，及登其上，明敞容数百人。岩中一井，曰仙人井，浅而不可竭。岩外一特石，高数丈，上屹立如两人，僧指为寒山、拾得云。入寺，饭后云阴溃散，新月在天，人在回崖顶上，对之清光溢壁。

初六日 凌晨出岩，六七里至寒岩。石壁直上如劈。仰视空中，洞穴甚多。岩半亦有一洞，阔八十步，深百余步，平展明朗。循岩右行，从石隘仰登岩坳，有两石对耸，下分上连，为鹊桥，亦可与方广石梁争奇，但少飞瀑直下耳。还饭僧舍，觅筏渡溪，循溪行山下，一带峭壁巖崖，草木盘垂其上，多海棠紫荆，映荫溪色，香风来处，玉兰芳草，随地不绝。已，至一山寨，石壁直插涧底；涧深流驶，旁临无地。壁上凿孔以行，孔中仅容半趾。逼身而过，神魄为动。自寒岩十五里，至步头，从小路向桃源。桃源在护国寺旁，寺已废，土人茫无知者。随云峰莽中曲路行，日已堕，无投宿处，乃复问至坪头潭。潭去步头仅二十里，今从小路返，

迂回三十余里,宿。信桃源误人也!

初七日 自坪头潭行曲路中,三十余里,渡溪入山。又四五里,山口渐狭,有馆曰桃花坞。循深潭而行,潭水澄碧,飞泉自上来注,为鸣玉涧。涧随山转,人随涧行。两旁山皆石骨,攒峦夹翠,涉目成赏,大抵胜在寒、明两岩间。涧穷路绝,一瀑从山凹泻下,势甚纵横。出,饭馆中,循坞东南行,越两岭,寻所谓“琼台”、“双阙”,竟无知者。去数十里,访知在山顶,与云峰循路扳援,始达其巅。下视峭削环转,一如桃源,而翠壁万丈过之,峰头中断,即为双阙,双阙所夹而环者,即为琼台。台三面绝壁,后转即连双阙。予在对阙,日暮不及复登,然胜已一日兼收。遂下山,从赤城后还国清,已三十里矣。

初八日 离国清,从山后五里,登赤城。赤城山顶圆壁特起,望之如城,而石色微赤。岩穴为僧舍凌杂,尽掩天趣。所谓玉京洞、金钱池、洗肠井,俱无甚奇。

游雁荡日记

自初九日别台山,初十日抵黄岩。日已西,出南门步行三十里,宿于八岙。

十一日 二十里登盘山岭。望雁山诸峰,芙蓉插天,片片扑人眉宇。又二十里,饭大荆驿。南涉一溪,见西峰上缀圆石,奴辈指为两头陀,余疑即老僧岩,但不甚肖。五里过章家楼,始见老僧真面目:袈衣秃顶,宛然兀立,高可百丈。侧又一小童,伛偻于后。自章家楼二里,山半得石梁洞;洞门东向,门口一梁,自顶斜插于地,如飞虹下垂。山梁侧隙中层级而上,高敞空豁。坐顷之,下山。由右麓逾谢公岭,渡一涧,循涧西行,即灵峰道也。转入山腋,两壁峭立亘天,危峰乱叠,如削如攒,如骈芝,如怒笋,如笔之卓,如幞之欹。洞有口如卷幕者,潭有碧如澄醴者。双鸾、五老之形,联肩接翼。里许抵灵峰寺。循寺侧登灵峰洞,峰中空,特立寺后,侧有隙可入。由隙历磴数十级,直至窝顶,则窅然平台圆敞,中有罗汉诸像。坐玩至暝,返寺。

十二日 饭后,从灵峰右趾觅碧霄洞。返旧路,抵谢公岭下;南过响岩,五里至净名寺路口。入觅水帘谷,乃两崖相夹,水从崖顶飘下也。出谷五里,至灵岩寺。绝壁四合,摩天劈地,曲折而入,如另辟一世界。

寺居其中,南向,背为屏霞嶂。嶂顶齐而色紫,高数百丈,阔亦称之。嶂之最南,左为展旗峰,右为天柱峰。嶂之石腋,介于天柱者,先为龙鼻水。龙鼻之穴,从石罅直上,略似灵峰洞而小,穴内石色俱黄紫,独罅口石纹一缕,青紺润泽,颇有鳞爪状。自顶贯入洞底,垂下一端如鼻,鼻端孔可容指,水自内滴下注石盆。此嶂右第一奇也。西南为独秀峰,小于天柱,高锐不相下。独秀之下为卓笔,高半独秀,锐亦如之。两峰南凹,轰然下泻者,小龙湫也。隔龙湫,与独秀相对者,玉女峰也。顶有春花,宛然插髻。自此过双鸾,即极于天柱。双鸾止两峰,并起。峰际有僧拜石,袈裟伛偻,肖矣。由嶂之左腋,介于展旗者,先为安禅谷,谷即屏霞之下岩。东南为石屏风,形如屏霞,高阔各得其半,正插屏霞尽处。屏风顶有蟾蜍石,与嶂侧玉龟相向。屏风南去,展旗侧褶中,有径直上,磴级尽处,石阙限之。俯阙而窥,下临无地,上嵌崆峒。外有圆穴二,侧有长穴一。光自穴中射入,别有一境,是为天聪洞。则嶂左第一奇也。锐峰叠嶂,左右环向,巧变百出,真天下奇观!而小龙湫下流,经天柱、展旗,桥跨其上,山门临之。桥外含珠岩,在天柱之麓,顶珠峰在展旗之上,此又为灵岩之外观也。

十三日 出山门,循麓而右,一路崖壁参差,流霞映采。高而展者,板嶂岩。岩下危立而尖夹者,为小剪刀峰。更前,重岩之上,一峰亭亭插天,为观音岩。岩侧则马鞍岭,横亘于前,鸟道盘折,逾凹右转,溪流汤汤,涧底石平如砥。沿涧深入,约去灵岩十余里,过常云峰,则大剪刀峰介立涧旁。剪刀之北,重岩陡起,名连云峰。从此环绕回合,岩穷矣。龙湫之瀑,轰然下捣潭中,岩势开张峭削,水无所着,腾空飘荡,顿令心目眩怖。潭上有堂,相传为诸诤那观泉之所。堂后层级直上,有亭翼然面瀑,踞坐久之。下饭庵中,雨廉纤不止。然余已神飞雁湖山顶,遂冒雨至常云峰。由峰半道松洞外,扳绝磴三里,趋白云庵,人空庵圯。一道人在草莽中,见客至,望望去。再入一里,有云静庵,乃投宿焉。道人清隐,卧床间数十年,尚能与客谈笑。余见四山云雨凄凄,不能不为明晨忧也。

十四日 天忽晴朗,乃强清隐徒为导。清隐谓湖中草满,已成芜田,徒复有他行,但可送至峰顶。予意至顶,湖可坐得,于是人捉一杖,跻攀深草中,一步一喘。数里,始历高巅。四望白云,迷漫一色,平铺峰下。诸峰朵朵,仅露一顶,日光映之,如冰壶瑶界,不辨海陆。然海中玉

环一抹,若可俯而拾也。北瞰山凹壁立,内石笋森森,参差不一。三面翠崖环绕,更胜灵岩。但谷幽境绝,惟闻水声潺潺,莫辨何地。望四面峰峦累累,下伏如丘垤,惟东峰昂然直上,最东之常云,犹堪比肩。导者告退,指湖在西腋一峰,尚须越三尖。余从之,及越一尖,路已绝;再越一尖,而所登顶已在天半。自念《志》云:荡在山顶,龙湫之水,即自荡来。今山势渐下,而上湫之涧,却自东高峰发脉,去此已隔二谷,遂返而东。望东峰之高者趋之,连舟疲不能从。由旧路下,余与二奴东越二岭,人迹绝矣。已而山愈高,脊愈狭,如行刀背;又石片棱棱怒起,每过一脊,即一峭峰,皆从刀剑隙中攀援而上,如是者三。但见境不容足,安能容湖?既而高峰尽处,一石如劈。向惧石锋撩人,至是且无锋置足矣。踌躇崖上,不敢复向故道。府瞰南面石壁下有一级,遂脱奴足行滕四,悬崖垂空,先下一奴,余次从,意可得扳援之路。及下,仅容足,无余地。望岩下斗深百丈,欲谋复上,而上岩亦嵌空三丈余,不能飞陟。持布上试,布为突石所勒,忽中断,复续悬之,竭力腾挽,得复登山岩。出险,还云静庵,日渐西。主仆衣履俱敝,寻湖之兴衰矣。别清隐,复至龙湫,则积雨之后,怒涛倾注,变幻极势,轰雷喷雪,大倍于昨。坐至山暝,始出南行。四里,宿能仁寺。

十五日 寺后觅方竹数握,细如枝。林中新筍,大可径寸,柔不堪杖,老柯斩伐殆尽矣!遂从岐度四十九盘,遵海而南,逾窑岙岭,往乐清。

游白岳日记(徽州府休宁县)

丙寅岁,余同浔阳叔翁,于正月二十六日至徽之休宁。出西门,其溪自祁门县来,经白岳,循县而南,至梅口,会郡溪入浙。循溪而上,二十里,至南渡。过桥,依山麓十里,至岩下,已暮,登山五里,借庙中灯,冒雪蹑冰,二里,过天门。里许,入榔梅庵。路经天门、珠帘之胜,俱无暇辨,但闻树间冰响铮铮。入庵后,大霰作,浔阳与奴子俱后。予独卧山房,夜听水声如屋溜,竟不能成寐。

二十七日 起视,满山冰花玉树,迷漫一色。坐楼中,适浔阳并奴至,乃登太素宫。宫北向,元帝像乃百鸟衔泥所成,色黧黑,像成于宋,殿新于嘉靖三十七年,庭中碑文,世庙御制也。左右为王、赵二神将殿,

俱雄丽。背倚玉屏,前临香炉,峰峰突起数十丈,如覆钟,未游台、荡者或奇之。出庙左至舍身崖。转而上为紫玉屏,再西为紫霄崖,俱危耸杰起。再西为三姑峰、五老峰。文昌阁据其前,五老比肩,不甚峭削,颇似笔架。返榔梅,循夜来路,下天梯,则石崖三面为围,上覆下嵌,绝似行廊。循岭而行,泉飞落其外,为珠帘水。嵌之深处,为罗汉洞,外开内伏,深且十五里。东南通南渡崖,尽处为天门崖。石中空飞突,正如閤闾,人出入其间。门外乔楠中峙,蟠青丛翠。门内石崖一带,珠帘飞洒,奇为第一。返宿庵中,访五井、桥崖之胜。羽士汪伯化,约明晨同行。

二十八日 梦中闻人言大雪,促奴起视,弥山漫谷矣。余强卧。已刻,同伯化蹑屐,二里,复抵文昌阁。览地天一色,虽阻游五井,更益奇观。

二十九日 奴子报云开,日色浮林端矣。急披衣起,青天一色,半月所未睹。然寒威殊甚,方促伯化共饭。饭已,大雪复至,飞积盈尺。偶步楼侧,则香炉峰正峙其前。楼后出一羽士曰程振华者,为予谈九井、桥岩、傅岩诸胜。

三十日 雪甚,兼雾浓,咫尺不辨。伯化携酒至舍身崖,饮睇元阁。阁在崖侧,冰柱垂垂,大者竟丈。峰峦灭影,近若香炉峰,亦不能见。

二月初一日 东方一缕云开,已而大朗。浔阳以足裂留庵中。予急同伯化蹑西天门而下。十里,过双溪街,山势已开。五里,山复渐合,溪环石映,佳趣益溢。三里,由溪口循小路入,越一山。二里,至石桥岩。桥侧外岩,高亘如紫霄。岩下俱因岩为殿。山石皆紫,独有一青石龙蜿蜒于内,头垂空尺余,水下滴曰龙涎泉,颇如雁荡龙鼻水。岩之右,一山横跨而中空,即石桥也。飞虹垂蛛下,下空恰如半月。坐其下,隔山一岫特起,拱对其上,众峰环峙,较胜齐云天门,即天台石梁,止一石架两山间,此以一山高架,而中空其半,更灵幻矣!穿桥而入里许,为内岩。上有飞泉飘洒,中有僧斋,颇胜。还饭于外岩。觅导循崖左下,灌莽中两山夹涧,路棘雪迷,行甚艰。导者劝予趋傅岩,不必向观音岩。予恐不能兼棋盘、龙井之胜,不许。行二里,得涧一泓,深碧无底,亦龙井也。又三里,崖绝涧穷,悬瀑忽自山凹挂下数丈,亦此中奇境。转而上跻,行山脊二里,则棋盘石高峙山巅,形如擎菌,大且数围。登之,积雪如玉。回望傅岩,岌岌云际。由彼抵棋盘亦近,悔不从导者。石旁有文殊庵,竹石清映。转东而南二里,越岭二重,山半得观音岩。禅院清

整,然无奇境,尤悔觐面失傅岩也。仍越岭东下,深坑、石涧四合,时有深潭,大为渊,小如臼,皆云龙井。不能别其孰为五,孰为九,凡三里。石岩中石脉隐隐,导者指其一为青龙,一为白龙,予笑颌之。又乱崖间望见一石嵌空,有水下注,外有横石跨之,颇似天台石梁。伯化以天且晚,请速循涧觅大龙井。忽遇僧自黄山来,云:“出此即大溪,行将何观?”遂返。里余,从别径向漆树园行,巉石乱流间,返照映深水,一往幽丽。三里,跻其巅。予以为高埒齐云,及望之,则文昌阁犹巍然也。五老峰正对阁而起。五老之东为独耸寨;循其凹而出,曰西天门。五老之西为展旗峰。由其下而渡,曰芙蓉桥。予向出西天门,今自芙蓉桥入也。望三姑之旁,犹殢日色,遂先登,则落照正在五老间。归庵已晚餐矣。相与追述所历,始知大龙井正在大溪口,足趾已及,而为僧所阻,亦数也!

游黄山日记

初二日 自白岳下山,十里,循麓而西,抵南溪桥。渡大溪,循别溪,依山北行。十里,两山峭逼如门,溪为之束。越而下,平畴颇广。二十里,猪坑。由小路登虎岭,路甚峻。十里,至岭;五里,越其麓。北望黄山诸峰,片片可掇。又三里,为古楼坳,溪甚阔,水涨无梁,木片弥布一溪,涉之甚难。二里,宿高桥。

初三日 随樵者行,越岭二重,下而复上。又越一重,两岭俱峻,曰双岭。共十五里,过江村。二十里,抵汤口,香溪、温泉诸水所由出者。折而入山,沿溪渐上,雪且没趾。五里,抵祥符寺。汤泉在隔溪,遂赴池浴。池前临溪,后倚壁,三面石甃,上环石如桥,汤深三尺,时凝寒未解,汤气郁然,水泡池底汩汩起,气本香冽,黄贞父谓其不及盘山。以汤口、焦村孔道,浴者太杂遯也。浴毕,返寺。偕僧挥印登莲花庵,蹶雪循涧以上。涧水三转:下注而深泓者,曰白龙潭;再上而停涵石间者,曰丹井。井旁有石突起,曰药臼、曰药桃。宛转随溪,群峰环耸,木石掩映,如是一里,得庵,僧印我他出,不能登其堂。堂中香炉及钟鼓架,俱天然古木根。予返寺,宿。

初四日 兀坐听雪溜竟日。

初五日 云气甚恶,余强卧至午起。挥印言慈光寺颇近,令其徒引

过汤池。仰见一崖，中悬鸟道。两旁泉泻如练。予即从此扳跻上；泉光云气，撩绕衣裾。已转而右，则茅庵上下，磬韵香烟，穿石而出，即慈光寺也。寺旧名朱砂庵。比丘为予言：“山顶诸静室，径为雪封两月。今早遣人送粮，山半，雪没腰而返。”余兴大阻，由大路二十里下山，遂引被卧。

初六日 天气甚朗。觅导各携筇上山。过慈光寺，从左上。石峰环夹，其中石级为积雪所平，一望如玉。棘木茸茸中，仰见群峰盘结，天都独巍然上挺。数里，级愈峻，雪愈深，其阴处冻雪成冰，坚滑不受趾。予独前，持杖凿冰，得一孔，置前趾，再凿一孔，以移后趾。从行者俱循此法得度。上至平冈，则莲花、云门诸峰，争奇竞秀，若为天都拥卫者。由此而入，绝巘危崖，尽皆怪松悬结，高者不盈丈，低仅数寸。平顶短鬣，盘根虬干，愈短愈老，愈小愈奇，不意奇山中又有此奇品也。松石交映间，冉冉僧一群从天而下，俱合掌言：“阻雪山中已三月，今以觅粮勉到此。公等何由得上也？”且言：“我等前海诸庵，俱已下山，后海僧路尚未通，惟莲花洞可行耳。已而从天都峰侧攀而上，透峰隙而下，东转，即莲花洞路也。”予急于光明顶、石笋缸之胜，遂循莲花峰而北，上下数次，至天门。两壁夹立肩摩，高数十丈，仰面而度，阴森悚骨。其内积雪更深，凿级上跻，过此，得平顶，即所谓前海也。由此更上一峰，至天平缸。缸之兀突独耸者，为光明顶。由缸而下，即所谓后海也。盖天平缸阳为前海，阴为后海，乃极高处。四面皆峻坞，此独若平地。前海之前，天都、莲花二峰最峻，其阳属徽之歙，其阴属宁之太平。予至天平缸，欲望光明顶而上，路已三十里，腹其枵，遂入缸后一庵。庵僧俱踞石向阳，主僧曰智空，见客色饥，先以粥饷。且曰：“新日太皎，恐非老晴。”因指一僧谓予曰：“公有余力，可先登光明顶而后中食，则今日犹可抵石笋缸，宿是僧处矣”余如言登顶，则天都、莲花并肩其前；翠微、三海环绕于后。下瞰绝壁峭岫，罗列坞中，即丞相原也。顶前一石伏而复起，势若中断，独悬坞中。上有怪松盘盖。余侧身扳踞其上，而浔阳踞大顶相对，各跨胜绝。下入庵，黄粱已熟。饭后，北向过一岭，踣躅菁莽中，入一庵，曰狮子林，即智空所指宿处，主僧霞光，已待我庵前矣。遂指庵北二峰曰：“公可先了此胜。”从之。俯窥其阴，则乱峰列岫，争奇并起；循之西，崖忽中断，架木连之，上有松一株，可扳引而度，所谓接引崖也；度崖，穿石罅而上，乱石危缀间，构木为室，其中亦可置足，然不如踞石下窥更雄胜。

耳；下崖，循而东，里许，为石笋缸，缸脊斜亘，两夹悬坞中，乱峰森罗，其西一面，即接引崖所窥者。缸侧一峰突起；多奇石怪松，登之俯瞰壑中，正与接引崖对，峰回岫转，顿改前观。下峰，则落照拥树，谓明晴可卜。踟蹰归庵，霞光设茶，引登前楼。西望碧痕一缕，余疑山影，僧谓山影夜望甚近，此当是云气。余默然，知为雨兆也。

初七日 四山雾合。少顷，庵之东北已开，西南腻甚。若以庵为界，即狮子峰亦在时出时没间。晨餐后，由接引崖践雪下。坞半一峰突起，上有一松，裂石而出，巨干高不及二尺，而斜拖曲结，蟠翠三丈余，其根穿石，上下几与峰等，所谓扰龙松是也。扳玩移时，望狮子峰已出，遂杖而西。是峰在庵西南，为案山。二里，蹶其巅，则三面拔立坞中，其下森峰列岫，自石笋接引，两坞迤邐，至此环结，又成一胜。登眺间，沉雾渐爽，急由石笋缸北转而下，正昨日峰头所望阴森径也。群峰或上或下，或巨或纤，或直或欹，与身穿绕而过，俯窥辄顾，步步生奇。但壑深雪厚，一步一悚。行五里，左峰腋一窠透明，曰“天窗”。又前，峰旁一石突起，作面壁状，则“僧坐石”也。下五里，径稍夷，循涧而行。忽前涧乱石纵横，路为之塞。越石久之，一阙新崩，片片欲堕。始得路，仰视峰顶，黄痕一方，中间绿字，宛然可辨，是谓“天牌”，亦谓“仙人榜”。又前，鲤鱼石；又前，白龙池。共十里。一茅庵出涧边，为松谷庵旧址。再五里，循溪东西行，又过五水，则松谷庵矣。再循溪下，溪边香气袭人，则一梅亭。梅正发，山寒积雪，至是始芳！抵青龙潭，一泓深碧，更会两溪，比白龙池势既雄壮，而大石磊落，奔流乱注，远近群峰环拱，亦佳境也。返餐松谷，往宿旧庵。予初至松谷，疑已平地。及是询之，须下岭二重，二十里方得平地，至太平县共三十五里云。

初八日 拟寻石笋奥境，竟为天夺。浓雾迷漫，抵狮子林，风愈大，雾亦愈厚。余欲急趋炼丹台，遂转西南。三里，为雾所迷。偶得一庵，入焉，雨大至，遂宿此。

初九日 逾午少霁。庵僧慈明甚夸西南一带峰岫不减石笋缸，有“秃顶朝天”、“达摩面壁”诸名。余拉浔阳蹈乱流至壑中，北向即翠微诸峦，南向即丹台诸坞，大抵可与狮峰竞驾，未得比肩石笋也。雨踵至，急返庵。

初十日 晨雨如注，午少止。策杖二里，过飞来峰，此天平缸之西北岭也。其阳坞中，峰壁森峭，正与丹台环绕。二里抵台。一峰西垂，